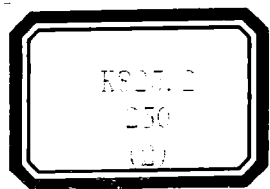


长篇纪实文学

彭雪枫全传

下

程效先 苏克勤 郑德强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彭雪枫全传

下

程效先
苏克勤
郑德强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采用的图片系革命历史资料,除署名外,分别由任泊生、徐今强、张爱萍、张景华、张震球、童小鹏、薛伯青等拍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彭雪枫全传/程效先,苏克勤等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3

ISBN 978 - 7 - 215 - 06443 - 0

I. 彭… II. ①程…②苏… III. 彭雪枫(1907 ~ 1944) - 传记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5223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55.25

字数 1035 千字 印数 1 - 6000 册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上下册)168.00 元

第十一章 豫皖苏边战旗飘

第一节 谋利袍泽 勒石刻碑颂彭公



402

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到安徽涡阳新兴集后,这个千年的古镇开始复苏了,开始沸腾起来了!

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王稼祥就在延安给彭雪枫发来电函说:“你们在豫皖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并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去做,必获大效!”

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来电鼓励,对出征伊始的彭雪枫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鞭策,而对豫皖边区的军民来说,也有着无限的希望和寄托。接到电报后,彭雪枫高兴极了,这是因为,他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观点与党中央的要求,以及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可谓不谋而合!

新兴集沸腾的是政治生活、战斗生活,以及广大指战员积极向上以苦为乐的抗战生活。长期以来,新兴集不但贫穷落后,而且传统旧观念也根深蒂固,这是新四军游击支队进驻新兴集之初的情形。



新兴集人民为彭雪枫树立的德政碑(苏克勤/摄)。

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入驻新兴集时值初秋,这里连续下了几天的暴雨。



第一天大雨如注,部队不能出操;第二天雨势未减,部队仍出操不能。第三天,雨势渐渐地小了下来。

大雨过后,部队的大操场不但没于水中,新兴集的四周也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汪洋。新兴集在一连几天的暴雨之后,就像是一座小小的孤岛,处于水泽的中央。

新兴集四围雨涝成灾,全泡在水里,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情势危急,彭雪枫马上组织部队抢险,转移受灾群众,并让部队送食物接济受灾群众。

已成孤岛的新兴集,竟容纳不下受灾的群众,被转移出来的受灾群众,都一齐搬到了新兴集南头的长岭子上面。

大雨还在一个劲下着,彭雪枫便命令部队将凡能遮雨的用具全都拿给受灾的群众。可部队的能力有限,虽极力援助,仍有大批的群众在雨地里毫无遮挡。

见此情形,彭雪枫愧疚不安,他冒雨前去看望受灾群众,询问灾民:“积水从哪里可以引出去?”

灾民们纷纷摇头,唉声叹气,叫苦不迭地说:“没处可淌,只能等着晒干渗光!别无它法。”

听到如此一说,初来乍到的彭雪枫不禁大为惊讶:“那你们年年就是这样遭受雨涝之灾?”

灾民们凄苦地说:“不这样还能咋的,听天由命呗。”

彭雪枫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样可不行!一定得想办法根除水患。”

灾民们说:“办法我们不是没想过,可就是行不通啊!”

彭雪枫又疑惑地说:“长岭子以南就是淝河,可以破岭开沟,导水入淝河嘛。”

“可不就是嘛。”灾民们颇以为然地应承说,但他们在应答之后,却都又面面相觑,像是触及到了什么隐痛似的。

经过仔细的询问,彭雪枫这才了解到新兴集的老百姓为能破开长岭子挖沟所走过的辛酸之路。

原来,新兴集旧称“灵奶庙”,又俗称“龙奶奶庙”,四周地势低洼。因每逢阴雨连绵的夏秋之交,镇的四周尽成泽国,所以又被称为“李家湖”。这个“湖”东西长三十多里,南北宽二十多里,地处淝河上游,十年九涝。每当发生涝灾时,住在李家湖附近的老百姓就会因禾苗淹坏而断收,房屋甚至还会被雨水泡塌。为能祈祷上苍保佑,李家湖的老百姓在高地上,即新兴集虔诚地修了一所“龙奶奶庙”供奉龙王奶奶,求助于迷信,故这里又称为“龙奶奶庙”。

新兴集村南横卧着一条长达几十华里的东西走向的高岭子。高岭子南北宽达十多华里,岭南就是奔腾东流的淝河。照理,从李家湖挖沟经岭南入淝河,就能解决新兴集周围的水涝问题,但要从长岭子上开沟谈何容易。

远的不说,在近代历史上,为要在长岭子上开沟,岭南与岭北的人就连年官司不断,甚至闹到岭南与岭北的民众发生械斗,打得头破血流。清光绪三十年,



夏秋两季连着发生水灾,李家湖名副其实地变成了湖泊。夏秋断了收成,家家无以为生。这年,仅新兴集就饿死了一百多口人,不少人家卖儿卖女,背井离乡,逃荒在外。留下来的人为了活命,都去长岭子挖沟。岭南人见状,当然不肯。但受灾的岭北群众豁出命来要在长岭子上开沟,结果岭南与岭北便发生了械斗。沟开不成,岭北的民众就与岭南人打起了官司。当时,涡阳县令明知长岭子以北的水患为害群众,但他却见钱眼开,收受岭南富绅张立朝的贿赂,便有意将人命关天的官司拖着不办,寻找种种借口搪塞长岭子以北的民众。为能在长岭子开沟,岭北的民众便一次次自动募款,送给县太爷。官司打到第三年,这个利令智昏的县太爷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妙计”,让岭南与岭北的人在岭子上抽签,只让岭北民众挖一条沟底比地面还高的沟。结果可想而知,每当下大雨,新兴集四周的水不仅还是排不出去,反而把岭上的水又倒灌入了李家湖。

眼见岭北灾情加重,新兴集民众苦上加苦,岭南富绅张立朝担心岭南民众同情岭北民众,就在岭南到处向村民煽动说:“李家湖上接十三湖,一发起水来可不得了,只要我们拖着,不让从长岭子上开沟,岭南就没事。不然,那沟一挖通,岭北发水,岭南还不成一带涝漂?到了那时,我们这里也就要‘十年九逃荒,儿女离开娘’啦!”岭南人害怕水患殃及自身,所以只要岭北群众一动手挖沟,岭南人就一哄而上,操家伙骂骂咧咧打挖沟的岭北人。岭北人不甘示弱,就跟岭南人对打,毫不相让。从此,岭子南北的村民们就结下世代冤仇。

张立朝死后,岭南政权由他侄子张占元掌握。民国初年,一心想从长岭子开沟的岭北民众,由新兴集的孙怀公出头,同张占元打起官司。那时,大伙儿自动募过不少钱财,下决心要把长岭子上的沟挖成,可是不曾想国民党的官收了他们的钱财之后,就把人命关天的事又撂在了一边,直到一九三六年,岭北民众还在跟岭南一些地主恶霸打官司……

听说从长岭子上开沟如此艰难,彭雪枫不禁唏嘘不已。但换一个角度考虑,觉得岭南民众怕水患殃及他们也不无道理。问题是,这有科学根据吗?按说导水入淝,不会给岭南造成水患。

看着受灾群众哭爹叫娘的惨状,彭雪枫的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他想,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出生入死,打仗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吗?可眼下水患殃及这么多的百姓,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回到司令部的驻地后,彭雪枫立即召集吴芝圃、萧望东、张震等支队领导,研究对策。当着大家的面,彭雪枫心情抑郁地说:“面对水患。不知大家作何感想,反正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可是比石头还沉,一听老百姓哭哭啼啼,我心里就像刀扎一样。”

彭雪枫的情绪波及吴芝圃、张震等领导同志,大家纷纷讲述了自己面见灾情时的难受心情。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彭雪枫说：“老百姓是我军的‘根’，军队是为民保国抗日的，现在新兴集百姓受灾这么严重，我们新四军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积极想办法，替新兴集的父老乡亲根除水患！”

商讨的结果，是先派支队政治部干部洪波去实地勘测，拿出一个科学依据。洪波是大学生，曾在大学学过土木工程。

经过一番科学勘测，洪波得出的结论是，李家湖洼地比淝河水位高出三四公尺，导水入淝，不会淹着岭南土地。

有了这一科学论断，彭雪枫心中大喜，他欢喜地称赞洪波说：“到底是大学生，真有你的！”

事不宜迟，彭雪枫立即召集新兴集乡农抗会主任赵青山等干部开会，提出了在长岭子上挖沟排水的初步设想。

“这办法不知想了多少年了，可就是办不成。”赵青山心情仍是沉重地说。

赵青山又讲起了为破岭开沟跟岭南打官司的事，彭雪枫摆手说：“这些事我已听了不少，现在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个事。”

赵青山和其他地方干部听后，都一齐看着彭雪枫，目光里充满着探究和希冀。

“不准你们破岭开沟，那是因为岭子南的群众害怕祸水引过去会殃及他们。”彭雪枫说：“现在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有了科学的根据。”

彭雪枫将洪波实地勘测的结果告诉了大家。赵青山和地方干部听后，眼睛为之一亮，但一想到现状，赵青山他们的眼光就又黯淡了下去。

赵青山说：“岭子南的人就怕俺们从长岭子开沟，防俺们跟防贼似的。”

“现在正值抗战时期，大家应以团结为重。只要我们把道理讲明白，说明挖沟排水对岭北人民有利，对岭南人民不应也不会有害。我相信岭子南的群众是能够通情达理的。”彭雪枫说：“在长岭子挖沟，把水涝引入淝河，事关民生，社会道德，必须立即办理！”

“关键是那边的恶霸地主难缠。”赵青山和几个农抗会干部一齐说，“他们不止一次叫嚷说，长岭子就是他们挡灾的屏障，决不允许俺在长岭子开沟，以免破了岭子南的风水。”

“什么风水！”彭雪枫不屑于扯到迷信：“今日我跟大家把话说到底，长岭子上的沟我们不但要挖，还要想办法早日动工。早一天把沟挖成，岭子以北就早一天解除水患。”

“谁不巴望着这一天！”赵青山说：“就怕恶霸地主从中作梗。”

“恶霸地主不是个太大的问题，有咱新四军的武装在，我想那些恶霸地主也不敢使坏。”彭雪枫说：“关键是，咱得首先解决那边群众的思想问题。两边积冤这么多年，互不理识，你要挖沟，依着能答应，人家也要憋着你，就是不准你开沟，





你能有什么办法?”

经彭雪枫这么一说,大家才真正意识到症结所在。一个农抗会干部问:“彭司令,这事情咋办才好呢?”

“四乡一体,唇齿相依。岭北的人不能把岭南的群众当仇人,大家都是一家人嘛!我的意见是,不平等的社会让你们长期结下的冤仇,就此一笔勾销。怨气解除了,我相信岭南群众是能够通融的。”

“彭司令,能在长岭子开沟,俺们恨不得给岭南的人磕头,哪还敢对人家心存怨气。问题是那边,俺们一副好脸子,就怕热脸贴个冷屁股。”赵青山代表在座的农抗会干部说。

“所以嘛,我们就得下大力气去做好岭南人的思想工作。”彭雪枫说:“部队上的屈帆、刘海芳等同志做群众工作很有经验,也很有耐心。依我看,就先派屈帆、刘海芳这些同志与你们一起去岭南,和和气气地做岭南人的工作,讲清利害关系,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消除双方的隔阂。”

彭雪枫的目光,扫了一遍在座的农抗会干部,最后定在赵青山身上,嘱咐他说:“我记得毛主席曾经常对人说,‘待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所以,我估计,群众工作一开始不是那么好做,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定要耐下心来。”

“张占元、刘洪儒、张保舟他们又该煽动群众,说我们是与虎谋皮啦。”赵青山面带顾虑地说。

“我们先做好这些首领的工作。”彭雪枫说。

“难呢。”赵青山大摇其头:“我们去岭南,张占元他们不派人哄撵我们就万事大吉了。”

“他们的工作由我们部队司令部来做,”彭雪枫说:“我致电涡阳县长廖梓英,让岭南大大小小的首领和他一道来我军司令部,专就破岭开沟一事召开军民座谈会,教育他们改邪归正。”

“好,这办法最好。”赵青山和农抗会的干部们拍手叫好,一个个乐得眉开眼笑起来。

农抗会干部会议结束之后,赵青山就和农抗会干部随部队的屈帆、刘海芳等人一起去了岭南。

岭南与岭北,简直是天壤之别。这里沟水顺畅,块块庄稼地里没有积水,苗壮叶肥,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看着这番盛景,赵青山一行人啧啧称羨,更觉来岭南的必要。

到了岭南村庄后,赵青山一行说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有指示,要现场召开会议,起劲地召集群众开会。经一番努力,群众倒也召来不少,但在开会时,一提说新四军游击支队决定要在长岭子上开沟,群众就一哄而散,骂骂咧咧地说:“岭北人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搬动新四军来对付咱了。”



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会场，顷刻间空空如也。赵青山和农抗会的干部们唉声叹气，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

“赵主任，我看靠开会这种办法行不通。”屈帆说。

“那该咋办？”赵青山和农抗会的干部们着急地问。

“靠这。”屈帆指着自己的脚说。然后，他又指了指嘴巴。

“关键靠这个。”刘海芳指着自己的心口窝，说。

“人家要是不听呢？”一个农抗会干部说。

“别先想着否定，工作要从点滴入手。”屈帆说，“事情要是容易，彭司令就不会这么大费周折了，咱就分头行动，深入下去，家家户户去做工作。”

大家依言开始分散行动。

可是说服工作很不好做。岭南群众见他们上门来了，家家户户都是一阵“噤里啪啦”的关门声，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躲不开的也全都一副抵触态度。

“别的事都好商量，这破岭开沟的事，免谈！”门被叫急了，岭南的人隔门就这么甩出了这句话。

忙了半天不见效果，屈帆说：“我们先回去吃饭，回头再想办法吧！”

大家回到新兴集后，就先去向彭雪枫司令汇报工作情况。

“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彭雪枫说：“一定要加大工作力度，还要讲究工作方法，要使群众感到我们的真诚。”

接着，彭雪枫就让赵青山召集新兴集乡的群众开会，凡是和岭南有亲戚的群众，或是跟岭南交朋友的群众，全都去岭南做思想工作；同时，彭雪枫还多派部队上的同志去做工作。

经过多方努力，岭南群众的思想基本打通，但还有上层这一关未能打通。

在加大工作力度的同时，彭雪枫又邀来涡阳县长廖梓英。廖县长来时，还带着属下的张占元、刘洪儒、张保舟等人，还有新兴集乡的群众代表，加上游击支队的领导，就破岭开沟一事在司令部召开了党、政、军、民座谈会。

座谈会上，彭雪枫首先讲明团结抗战时期已赋予社会人人互助相帮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何况岭南与岭北本来就是一家人。接着，彭雪枫又让洪波向大家介绍了勘测情况。洪波介绍了勘测情况后，还特意强调说：“通过科学勘测，从长岭子开沟引水入淝，不会淹到岭南，这完全是可行的。”

彭雪枫接着说：“我们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身为子弟兵，理应为民除害，这原为我军本分。现在，眼见新兴集水灾严重，百姓罹难，我军不能坐视不管。为能根除水患，司令部已决定在长岭子挖沟，彻底解决岭北的水患，今天我们请来廖县长，望张先生、刘先生等在座同仁，为本乡本土着想，协助岭北破岭开沟！”

彭雪枫把话说到这个分上，岭南首领们面面相觑，全都一副哭丧着脸。



“那,那万一水过岭子,要淹了岭南咋办?”张占元满面顾虑。

“不会的。”彭雪枫说:“我军不会干这种厚此薄彼的事。不过,在没有破岭开沟之前,张绅士的担心也情有可原。万一科学勘测失误,水漫岭南,我们可以在岭南两沿筑起防堤,我们有的是人力。”

“到时候,大水一冲过去,就怕筑堤也没用。”刘洪儒疑惑地说。

“这也好办,真像你所说的那样,就从岭北把沟口堵上,不让水流过去。”吴芝圃说。

“挖沟得毁不少庄稼地啊。”张保舟有些心疼地说。

“是哩,”张占元也接茬说。说完,张占元站起来,冲司令部的领导点头哈腰,说:“俺们接受彭司令的意见,不过,岭北人应该给岭南人赔偿一些钱粮,破岭开沟是得毁不少庄稼地。”

“不行。”彭雪枫当即否定,“你们想一想,岭北人本来就穷,若赔粮给你们,他们吃什么?你们在来新兴集的一路上也都看到了,多少人饿倒在路旁,嘴里淌黄水,你们看了难道就无动于衷吗,我倒想发动你们岭南群众接济他们哩,如果不是你们两边的关系疙疙瘩瘩的话。”

“破岭开沟全为的是岭北,毁了谁家的庄稼,不补偿能行?”张占元说,“那人家还不找我闹翻天?”

“赔当然要赔,张绅士在岭南可以看着安排。不过,不能打岭北人的主意。”彭雪枫示意张占元坐下来。

就坐下去,张占元脸拉得老长,说:“要不,让岭北人少赔一点,赔钱也行呀。”

“我的话已经说得够清楚了,要是岭南群众对你有意见,我可以陪你去岭南向群众解释,讲清道理,我相信岭南群众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以宽大为怀。”彭雪枫看岭南的首领们,个个一脸的不情愿,就觉得这些人已被私有制社会造就得难当大器。

“挖沟事关民生,社会道德,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不是这样,廖县长?”彭雪枫问在旁一直默不作声的廖县长。

“是的。”廖县长附和说:“挖沟是一种公益行动,公益行动。”

“所以说,挖沟不是做买卖,这事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讨价还价。”彭雪枫理直气壮地说,“毁地毁苗,岭南岭北一概自行解决。我代表新四军在这里做出这种决定,并非有意偏向岭北,在我军看来,四乡一体,岭南岭北的人民均是我军的保护对象。如果岭南遭遇不测,我新四军会毫不犹豫,全力予以抢救。”

廖县长看到事情大体被彭司令定下来,多说无益,就来了个一锤定音:“我看就按彭司令说的办,将军考虑问题大公无私。”

岭南首领们一看他们倚重的廖县长如此表态,再表示异议也是白搭,也都只

好表态同意。

看到在彭司令的说服下,岭南首领们无条件地同意破岭开沟,新兴集的群众代表无不表示感激,赵青山感动得泪如泉涌,连声向岭南首领们,向廖县长道谢。口头感谢似乎表达不了自己的心意,赵青山又站起来向大家鞠躬,面向彭雪枫,赵青山无言地连鞠三躬。

“好吧,赵主任!”彭雪枫示意赵青山回位:“洪波,下面的任务就由你来做。你帮赵主任选一条沟址,看什么地方离淝河的距离最短。”

“是。”洪波起身立正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司令部准备投入大批兵力破岭开沟,部队内部意见颇不一致。有的说:“现在战事吃紧,哪能把战斗力投入到挖沟上。”

有的说:“等杀完鬼子,再挖沟做善事吧。”

针对这些不同的意见,彭雪枫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阐明为当地群众挖沟是党赋予部队的光荣义务。他说:

“仗要打,沟也要挖。我们天天讲是人民的子弟兵,要爱护关心老百姓。现在,这里的水灾这么严重,威胁着这里的百姓,我们能坐视不管吗?作为军人,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民排忧解难。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还算什么新四军。同志们,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老百姓是我军的‘根’,根不固,我们能在此站稳脚吗?根不固,老百姓凭什么支持相信我们?根不固,不管我们的军队目前有多壮大,但最终是死路一条。这就像鱼儿离开水一样,非涸死不可。”

讲清了军与民的利害关系,彭雪枫又要求与会干部说:“我希望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广大指战员,凡是群众的事,都要积极伸手,一马当先,做到视百姓如父母,爱人民如手足,确确实实对群众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彭雪枫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使与会的干部们深受感动,大家清醒地认识到“天下之大,民之最大”的道理,于是就一致表示,一定要把排水沟挖好!

沟址刚刚选定,成群结队的老乡便来找彭雪枫,迫不及待地要求提早动工。

彭雪枫告诉大家,沟址虽已选定,但还没来得及让岭南人确认下来。

彭雪枫说:“这是对人家表示起码的尊重,凡事求个顺当。”

老乡们说:“彭司令考虑问题细致周到,俺就光只想着赶紧挖沟。”

动工那天,天上淅淅沥沥下着中雨,四方群众一大早就扛锹抬筐来到新兴集,同部队广大指战员一起集中在南头没有被水淹着的树林里。彭雪枫、张震还有吴芝圃每人都扛一把锹,冒雨来到集中地点。望着在雨中操持着挖沟工具静候的军民,彭雪枫作了简短动员,高声说道:“今天,天上下着雨,父老乡亲大老远赶来,要和我们指战员共同打一场消灭水患的大战役,希望我们的广大指战员,在大雨面前毫不畏缩,拿出与敌人生死决斗的猛劲,大干加苦干,为群众做出表率!”说完,他就扛起铁锹,大手一挥,高喊道:“出发!”





浩浩荡荡的开沟大军走到工地时,岭南的群众也带着挖沟工具,成群结队地冒雨前来。见了岭北群众,岭南人七嘴八舌地说:“动工也不通知我们,见外了不是?”

赵青山和岭北群众也被岭南的乡亲们感动得无言以对。

望着岭南群众纷纷冒雨赶来,岭北群众被感动得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当下,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使,大干特干起来,一个十余华里的工地,竟挤了万把人,大家挖土的挖土,抬筐的抬筐,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

在开沟过程中,淅淅沥沥的雨势渐小,人们这下也干得更欢了。

工地上,人们还传诵着彭雪枫在书案店卖马度春荒的故事,于是就有人也提出了为彭将军立碑之事。但就立碑一事,大家争论不休。有的说,当地群众给彭雪枫和部队立了一块碑,叫“天下文明第一军”。有的说,那碑叫“将军碑”。有的说,那碑是专给彭司令立的,叫“彭公雪枫德政碑”。人们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就一齐向部队上的同志求证,部队的同志回答说,是有立碑这一说,不过彭司令不赞成群众这么弄。

闻此一说,一位白胡子老人还有些不服,并生气地说:“接济苍生,天大的善举,还不应该颂扬吗?!”

“当然不应该,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白胡子老人似有所悟,口里一直念叨着“子弟兵”三个字。突然,白胡子老汉注意到雨下小了,将手中的锹挥到半空,直往天上戳,豪气地说:“老天爷,你做不了大怪了,俺这里来了彭司令,还怕你天天下雨不成?”

提起彭司令,当地的老百姓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感激,有一位会说书的老先生,还乘兴为彭司令编了一段快板书:

彭司令,人敬仰,谁提起来谁夸奖。
生活艰苦又朴素,关心群众胜爹娘。
你种田,他帮忙,你打麦子他扬场;
日本鬼子来扫荡,抗敌拿起手中枪;
军民团结一条心,打跑鬼子保家乡。
.....

快板编得朗朗上口,很快在人群聚集的工地上风传开来。不一会儿,就传到挥锹挖土的彭雪枫的耳朵里,弄得他也很不好意思,便对也在一旁挖土的吴芝圃说:“瞧瞧,群众倒拿我胡诌了。”

“这很好呀,”吴芝圃笑着说:“枪打出头鸟嘛!”

“看看,我这又成了‘出头鸟’啦!”言毕,彭雪枫哈哈一笑。

“古语说,‘天地君亲师’,我看哪,这个‘师’现在指的就是我们的人民军队。”吴芝圃说。

“这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说明共产党就是伟大。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这样的军队!”彭雪枫说。

就这样,大家一边干活,一边有说有笑,经过一个星期的酣战,一条十余华里的排水沟终于挖成了。

将岭南新挖成的沟加高加固防堤,破坝放水那天,彭雪枫特意赶到岭南,看到岭北的积水只是欢快地在新挖的排水沟里奔流入淝,一点都没有漫上沿来,心里这才完全轻松下来。

引水终于获得了成功,工地上的人群沸腾了,他们不顾满身的泥巴,又是欢唱又是跳,怎么也表达不尽心中的喜悦。

望着哗哗流淌的河水,当地老百姓对新四军说了无数感激不尽的话。一位拼着一把老骨头也来挥锹挖沟的驼背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也来到彭雪枫的跟前,激动地说:“彭司令,真是稀奇得很哩,俺老汉活了一把年纪,年过七十,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两个朝代,那些当兵的来了,只会糟蹋俺老百姓。逢到共产党新四军来,你们当兵的只有对俺老百姓好,这不,为俺挖沟除灾,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这还是第一回呀!”

彭雪枫握着老人沾满泥巴的手,笑着说:“老大爷,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心为老百姓做事,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您老人家年纪这么大都参战了,也实在令人感动哇。”

赵清山带着新兴集的一帮群众一路找来,彭雪枫问他什么事,赵清山感恩戴德地说:“大伙儿有一个心愿,彭司令,这条沟救了岭北人,意义非凡呢,大伙儿想请您给这条沟起个名字。”

“让我想想,”彭雪枫沉吟起来:“这条沟位于新兴集,是岭子南北和好团结的象征,又是新四军同两地老百姓合作挖成的。乡亲们,我们现在不是新社会,依我看,咱就叫‘新新沟’吧!”

“好!这个沟名起得好哇!”围着彭雪枫的群众齐声赞道。

新新沟的成功开挖,令新兴集群众犹如重见天日,他们世代,烧香拜佛,求神许愿,对簿公堂,官司打了一年又一年,冤枉钱花了一大堆都未能实现的愿望和梦想,彭雪枫率领游击支队官兵到此不出一个月就变成了现实,他们怎么能不感谢共产党,感谢新四军,感谢彭雪枫呢?!于是他们选择了认为最崇高、最隆重的形式,自动发起,自愿捐款,勒了一通“德政碑”,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通碑高一丈有余,宽一丈三尺,中书“陆军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陆军新编第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彭公雪枫德政碑”三十六个大字。碑上镌刻着:



我新兴集，地本下洼，形似平湖，每遇淫霖，禾黍淹没，居民苦之。今夏暮月，阴雨连绵，积潦四溢，弥望滂沱，耕锄俱废，秋收锐减，灾黎疾首，哭声载地，为状尤惨。被灾之氓，群相告语：非疏浚宣泄，无以御水患而裕民生。惟事无首倡，工不克举。幸我新四军司令彭公，率吊罚之师，驻节于兹。见田园尽成泥淖，街市形同泽国，叹水利之不兴，恨灾侵之未已，遂动恻隐之心，欲勤决排之手。乃商同县长廖公在新兴集东，开挖新新沟。上自李家湖，下通淝河，军民合作，不日告成。时秋季九月也。沟渠既辟，隐忧尽去，乡里欢腾，万众悦服。愧无以报至德于万一，遂众议勒碑记铭，嘱予为文。予不辞葺贻，谨书俚词，聊表德政云。

前清五品銜尽先前即选知县联辉刘奎壁撰

涡阳县第三区新兴乡

民国二十九年元旦 敬立



一九四〇年元旦前夕，新兴集的老百姓又敲锣打鼓，把这通“彭公雪枫德政碑”送到了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并在新兴集北门内举行立碑典礼，仪式十分热烈隆重，洋溢着浓厚的军民鱼水之情。

在立碑典礼上，彭雪枫听说后早就躲开了，只是由政治部派人答谢人民群众的好意。他对政治部的同志说：“鞠躬尽瘁为人民，是我们新四军的本分，并非要人立碑歌颂，否则，岂不叫庸俗。”

但是，在立碑典礼上，群众看不到彭雪枫司令员，他们就一直不肯举行立碑典礼仪式。无奈之下，政治部的同志这才将彭雪枫找回，由他亲自向群众致答谢词。

新年春节刚过，彭雪枫与张震、萧望东等又带领永城县军民在李寨修了一条长达十多里的排水沟，使永南积水从李寨流出汇入“新新沟”流入淝河。李寨民众感谢新四军为民兴利除害，给这条沟冠名“新四沟”并在沟头立碑纪念。在碑的两侧还镌刻这样一副对联：

前引前导，与五亿袍泽谋乐利；

耐劳耐劳，为三区广众造腴田。

一九四一年五月，彭雪枫率军撤出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后，此碑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碑上内容虽然无从寻找，但彭雪枫率领部队为地方兴利除弊的事迹，却永远立在人民群众的心中。后来，为表示对恩人彭雪枫的永久纪念。永城、涡阳的人民群众把李寨的“新四沟”和新兴集的“新新沟”合称“雪枫沟”，直

到今天,永城、涡阳一带的老百姓还传唱着这样一首歌:

彭师长领导咱们挖沟打塘,
水涝虫灾一扫光,
雪枫沟流过长青水,
千年的洼地变粮仓!

第二节 赤诚化险 联合抗战为家园

一九四〇年年初,新四军游击支队已发展壮大到近两万人,豫皖苏边区根据地也在不断发展扩大中,部队的战斗力也在大大提高。活动地区东临运河线,西至黄泛区,南跨涡河,北抵陇海路,总计十九个沦陷的县份。根据地虽然开辟扩大了,但彭雪枫时刻不忘这里还是国民党统治区。驻地新兴集以西的太和、界首一带驻守着国民党骑兵第二军何柱国的部队和地方许多顽固势力;东面沿铁路线一带,以及萧县、永城、夏邑、亳县等地,都被日军占据,新兴集以南的涡阳城驻守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而新兴集以西的石马山等大集镇则是伪军的据点。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的指示,彭雪枫领导豫皖苏边区抗日军民,集中精力加强和开展军事斗争,并积极从事边区建设。

豫皖苏边区呈现的蓬勃发展的革命气势,犹如熊熊烈火燃烧在敌人的胸膛上。于是,日军便抽调各线兵力,加紧对豫皖苏边区进行大“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则把政治限共的政策发展为军事限共,重点是加强对新四军的限制和打击。

一九四〇年一月的一天晚上,彭雪枫正和张震、吴芝圃、萧望东在司令部研究如何巩固边区根据地的课题,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罗会廉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罗会廉报告说:“司令员,据我们侦察得知,何柱国率领骑二军,还有马彪的骑八师,分别从驻地出发,沿涡河一路东进。”

罗会廉报告之后,还没来得及抽身而退,驻白马驿的三团也飞马来报:“骑二军先头部队已到淝河集。”

听了报告,彭雪枫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吴芝圃、张震注视着他,沉默不语。

“你认为骑二军和骑八师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正走之间,彭雪枫突然停步,问吴芝圃。

“我看来者不善,十有八九是冲我们来的。”吴芝圃说。



“对！沿涡河东进，是冲我们来的。”张震说。

“骑二军三个师，加上骑八师，对方兵力是四个师五六万人马，而我方不到两万人，且都是步兵，我们怎么办？”彭雪枫问张震。

略加思考后，张震说：“敌我双方兵力悬殊，硬拼肯定不行。但我们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强敌，如能争取何柱国，做通他的工作，力争双方互不侵犯，能联合起来当然更好。”

“这办法最好不过。”吴芝圃插话说：“何柱国的骑二军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并非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由于种种原因，在国民党军队里多受排挤。所以，骑二军对蒋介石有所不满，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争取骑二军共同抗日。何况，在张学良的影响下，这支部队富有民族意识，有一定的爱国思想。”

“芝圃分析得很对，”彭雪枫赞同地说：“对待骑二军，我们的原则是争取，可就抗日爱国问题求得一致。”

事关重大，彭雪枫马上致电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汇报情况，请求指示。刘少奇接电后，立即派敌工干事国宝才前往新兴集到彭雪枫部受领任务。

国宝才是东北沈阳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敌工干事之职。国宝才接受任务后，又拿着刘少奇的亲笔信，便急匆匆地驰马前往新兴集报到。

见国宝才到来，彭雪枫心中大喜，当即召集支队领导吴芝圃、萧望东、张震等具体商议了一番，然后又对国宝才交代了几句，国宝才便高兴地领命而去。

再说国民党军的骑二军司令部进驻到涡阳县城没几天，一家名叫“四绝饭店”的餐馆，便在骑二军司令部的斜对过开张营业了。

四绝饭店的“四绝”是指东北四绝菜：熘腰花、熘肝片、熘黄菜、煎丸子。店开业后，即受到了东北军的欢迎。一时间，“四绝饭店”宾客盈门，生意兴隆，好不热闹。

当年，张学良经常光顾沈阳的“宝发园饭店”，特别喜欢吃熘腰花、熘肝片、熘黄菜、煎丸子。每每向人称赞宝发园饭店这四种菜烧绝了。因此，人们便称这四种菜为四绝菜。张学良的部队官兵和他一样，特别爱吃这四绝菜。

骑二军离开东北后，再也没有吃到过家乡的四绝菜。到了涡阳，一家以做东北四绝菜为名的饭店在司令部对面开张后，骑二军的官兵们纷纷登门，饱尝久违了的家乡菜。国宝才原在沈阳宝发园饭店当过学徒，东北四绝菜烧得地道，因此骑二军的官兵个个吃得满意，夸这四绝菜烧得非常绝妙。

这一天，骑二军的何柱国军长也慕名前来，前往“四绝饭店”，并在品尝了店里的东北四绝菜之后，连声夸奖这里的四绝菜烧得地道。

何柱国叫来店的主厨师傅国宝才，问道：“大师傅，你贵姓，哪里人？”

“小人姓国，名宝才，东北沈阳人。”国宝才回答说。

“哟，原来是小老乡啊，怪不得能烧出顶呱呱的四绝菜。”何柱国高兴地说。





“但愿军长吃得开心,这是我家祖传手艺。”国宝才应承说。

“小老乡,恕我直言,你不会做生意哟。”何柱国说。

“军长老乡有何见教?不足之处还望包涵。”国宝才说。

“包涵倒没有,做生意你选错地方了。”何柱国说:“放着沈阳那么好的地盘不做,跑到这个穷地方,你还指望能发财?”

国宝才叹了一口气,说:“军长老乡,休怪我直言,这就要怪你们了。”

“怪我们,怎么怪到我们头上了?”何柱国瞪起了眼,面带愠色地问。

“我得逃命呀,”国宝才说:“你想,日本鬼子占领了东三省,你们扛枪的都跑了,我们小老百姓可遭了殃了。”说罢,他挽起袖子,指着一道长长的伤痕说:

“你看,这就是鬼子用刺刀捅的。”

何柱国听后默然。

国宝才见何柱国无话,继续又说:“自从挨了鬼子的刺刀后,为了活命,我就往关内跑,跑天津,跑北京,谁知处处都有鬼子。没办法,我只好又往内地跑,一车坐到济南城,谁知济南也成了鬼子的天下。后来,我在徐州听一位老乡说,涡阳城来了东北军,我便赶来开个饭店。”

“所以你做上四绝菜了。”何柱国说。

国宝才点了点头说:“四绝菜东北军爱吃,我何乐而不为,让你们经常吃到家乡菜,我也好攒几个钱,养家糊口。”

为能随时吃上家乡的四绝菜,何柱国对国宝才说:“小老乡,你要看得起我,就跟我去军部,给我烧四绝菜,有我军长吃干的,保管不让你喝稀的,我保管不会亏待你。”

“好啊,有军长老乡做靠山,我还巴不得呢。”国宝才说。

“那我们就说定了。”何柱国面露喜色。

“一言为定,我明天收拾收拾,后天就到你那里去。”

两天过去了,国宝才仍在四绝饭店忙着做生意。

何柱国的勤务兵来催了几次,国宝才都没去。

“你这个小老乡,要我嘛。”何柱国气得吹胡子瞪眼,于是就派兵把国宝才请到了军部。

“小老乡,为人不能食言啊。”何柱国对国宝才不客气地说。

国宝才苦着脸说:“军长老乡,不是我不想来,实在是……”

“怎么,又遇到什么难处了?痛快说,我来给你做主。”何柱国说。

“难处倒没有,只是……”国宝才欲言又止。

“只是什么,有话你就直说。”何柱国说。

“好,说就说,我是个大炮筒子,说了真话你不会怪罪吧?”国宝才一副不放心的神情。